



獨處獸
J. MUR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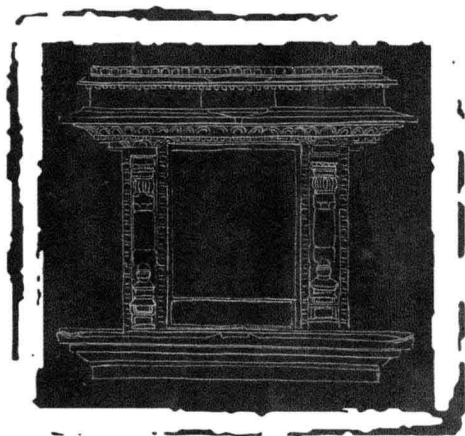
张苹 / 著

藏漂十年

ཡུལ་དུ་མཆོད་པའི་ལོ་རྒྱུས་ལྟོན་པའི་ལོ་རྒྱུས་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PRESS



十年藏漂

张
苹
—
著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漂十年 / 张莘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86-4229-1

I. ①藏… II. ①张…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5939 号



藏漂十年

著 者: 张莘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40mm×92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190 千字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229-1/I·44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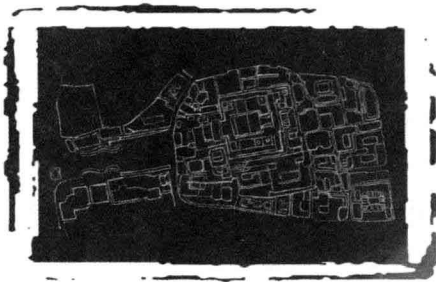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言

张苹的西藏



“清晨，站在娘热乡半山腰的格里空巴的金顶往下望，拉萨正在晨曦中闪光，薄薄的雾霭轻轻笼罩在布达拉宫的金顶上。这个狭长的河谷，在高山间静静地偎依着，山色明暗下，城市被光照得通透，耳边没有这个城市的喧嚣，风声流动，车像一只只小甲虫忙碌爬行，那些像盒子一样的建筑里，也许人还在熟睡。”

张苹宁静地开始她对拉萨的叙述，她所记的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2000年，新世纪开始，她和男友来到陈丹青画过、马原和扎西达娃写过的西藏，一住十年。他们和一群“藏漂”年轻人为伴，隐伏在装载各式人等的城市里，在架上画画，在电脑上写字，在那里养育后代。人在高原，空气明澄稀薄，日月之光嘹亮，寺院依山傍水，思绪也变得轻捷。西藏的生死与内地不再等同。物质的简朴和思想的

空旷成为两极，在无霜期很短的人生中，支持生命的开花。

后来我看到她的一些画——在网上和杂志上看的。较新的一组被收在一个标题为“尖叫练习曲”的帖子中，有画成的作品还有之前的练习。画中有现代生活的道具，汽车、自行车等。练习中有像唐卡或敦煌壁画那样超凡脱俗的人像，人物造型有一丝卡通的意味，取其润泽之意，不夸张不媚俗。她画在莲花上拈指微笑的佛，头颅有婴儿的圆拙，其中明示母性的喜悦。

我没去过西藏，那里的故事和风光对我是二手信息。我没见过张苹，她的故事是别人转述的，是她自己写的画的。跟开在青藏高原的格桑花一样，她没传奇人生。或者，旁人觉得传奇，她自己并不在意。了解西藏、了解张苹，应该是要去那里看看的吧。那时才有感觉，才会生出那种文字。在《拉萨日常》的文章里，她是这样写格桑花的，平起实起，一步步走向烂漫：

“到了夏天，八廓街里有专门卖格桑花的嬷拉、阿佳拉和普姆，她们把一捧捧黄灿灿的格桑花用草扎成一束束，多年前是一束一块钱，现在涨到了一束三块。买花的藏族人多是把花插到放了水的塑料可乐瓶子里，就放在转经筒的旁边，或者别在一个石刻的佛像旁边。夏天的时候，你要是到岩摩石刻那（在药王山的南面），石头壁上大大小小的诸佛菩萨被厚厚的颜料涂抹得鲜艳无比，拙朴热情，一排排的格桑花或立着或躺着伴着青灰的石头，石头上是鲜艳的菩萨结金刚跏趺坐，石头下面的格桑翠绿的叶子顶着鲜黄的花朵，空中飘着的五色绚烂风马旗呼啦啦地扯着风，真不知道这是不是法国印象派失落的调色板呢。”

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别人很难揣摩。我们但可看她的经过之地。她真切接触的是藏面、甜茶馆、酥油茶、夏布劲（生牦牛肉酱）、风干肉、青稞酒、格桑花、黄蘑菇。她说：“酥油搁在糌粑里。酥油涂抹在女人的脸颊上做护肤品。酥油涂在伤口上。”

张苹就这样从日常之美起，不避讳伤口。她在天高云淡之地去寻觅不寻常的色彩，寻觅佛的启示和佑护。她将这十年的看见变为油画，变为文字。我们在此跟她邂逅。

是为代序。

陈村

2011年9月20日

自序

到山上去，
以梦为马



拉萨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具特色、最富魅力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海拔近 3700 米的高度令初来者感到晕眩，还因为它 1300 多年的历史留下无数的文化遗迹和浓重的宗教氛围给予人们梦幻般的感觉，以及在现代化城市林立的今天，它特有的古典与淳朴所透露出的田园般宁静的心绪所能赠予人们的自慰与欢娱。

清晨，站在娘热乡半山腰的格里空巴的金顶往下望，拉萨正在晨曦中闪光，薄薄的雾霭轻轻笼罩在布达拉宫的金顶上。这个狭长的河谷，在高山间静静地偎依着，山色明暗下，城市被光照得通透，耳边没有这个城市的喧嚣，风声流动，车像一只只小甲虫忙碌爬行，那些像盒子一样的建筑里，也许人还在熟睡。

城市在狭长地蔓延着，新的建筑群裹着小小的老城区，老城区依着

布达拉宫，红山上的宫殿建筑还是制高照着一切，新的旧的，喧嚣的寂静的。这么远看着拉萨，那些小细节就不见了，创作生活方式的人、热气腾腾的人、七情六欲的人、沉溺酒精快乐的人、痛苦的人，他们在熟睡还是在另一个小盒子里继续着夜的狂欢？

光照亮了拉萨，太阳却还没有爬上这个山谷。远看拉萨，觉得那里应该被阳光照热了，这里风却有些冷。尼姑们大约结束了早课，已经烧好了早晨的酥油茶。据说这个寺庙曾是拉萨贵族小姐出闺前接受教育的地方，颇有些香艳的传闻。旧闻和风的寂静在这里静静交织，就像现在的我和这儿的城市，昨夜酒吧的啤酒在嘴里已经没有了味道，更大的风摄住了肉体 and 灵魂，宿醉让我在风中发抖，我已经将自己裹在了厚厚的羽绒服里还是不能抵御这凉意，尼姑们在温暖的黑色厨房里喝茶，我在这里喝凉风，自己找抽。我发现自己很想念下面那个城市里自己的小窝，目力所及，不见，它不见得就消失了吧？是因为微小吧，重重的自我感受被打压了，那些性感的婆婆的符号的漂亮衣服和奇异的小首饰在昨夜展现光辉，撩骚人性，风让人冷静。

如果被媒体关注，有两个必问的问题：你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选择留在西藏？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哪里是一个地域性的符号，我们的灵魂恐怕是没有根基的，我也不知道家在哪里。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藏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基本的内容是原始的土地，纯净湛蓝的天空，有着坚定信仰的淳朴民众，遥远的天堂香格里拉。它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感觉不爽的人们的一个白日梦。梦的内容是关于自我的清明，从庸俗的生活中被救赎，回归原始单纯的生活。男男女女多少有着梦想，想逃离旧日生活，人们渴望奇迹，这是无可救药的。逃亡，逃亡，流浪和漂泊，我们是整个的集体逃亡者，逃亡是我们童年时代的梦想。西藏是最好的选择。“藏漂族”的形成是一次集体的无意

识行为。基于对自己的理解，我想，我们是父母叛逆的儿女，我们更多以自我的感受为中心，我们主动寻求边缘的生活方式。

拉萨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这是我 2001 年写的一段文字。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在西藏待了十年了，已没有任何饮食上 and 身体上的不适应。我热爱这温暖的阳光。据说在这里的时间长了，我的身体内脏发生了变化，血液黏稠度也在发生着变化，我回到内地会有低山反应，可是我上拉萨同样也有高山反应。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怎样决定的，我很茫然。

生养我们的西藏已经行进在现代化大道上，这是我来之前不知道的事情，西藏应该和这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不一样吧。

2002 年，我待在拉萨已经两年整。曾经幻想的西藏视觉经验和文学经验在我的心里已经坍塌，所有关于马原和扎西达娃或者说是陈丹青所构建的精神世界在西藏的阳光下，在现实的现代化过程里，就像冰激凌在融化着，虽然它是甜的、美好的词语，在融化面前它的形状更类似于排泄物。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的前辈入藏者，我们补上了西藏现代化进行中的一课，我们从北京逃离的，现在又一一面对。别无选择，不能再逃了。

我们前面两代的老漂、六七十年代的前辈，他们自称是知青下乡，带着使命感，表现西藏人民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多少有着命题作文的意思。其中主动往藏族传统文化里寻找养分的精英，现在也在美术史上有了自己的定位；80 年代中期，陈丹青呈现西藏人的《西藏组画》，给我们的影响是一种人文情结的惊喜和向往，而马原和扎西达娃在文学上的先锋写作，更是给还是青春期的我们以巨大的理想憧憬。80 年代的前辈自称无药青年，对应美国垮掉的一代。他们在 80 年代的经典图式成为了 90 年代到现在的西藏旅游品市场范本：假艾轩假陈丹青；而马原的文字则生出了后来旅游杂志文章的“猎艳 + 奇迹”式的文学形

式。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被拷贝，也许正说明了他们的成功。也许在待下来的前几年，我们对他们的理解是深刻的，因为我们受制于生存。很多年里，我们身上承受了在现实生存环境和职业理想间平衡的压力，我们曾以为我们身上有和现代化的冲突，所以才会来西藏，可能这也是真实的契机。可是长时间讨论和思考后，才感到我们和西藏一样在经历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份，使得我们能够使用多种文化因素，为西藏的改变，提供一种新的视觉角度。我们并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地道的藏族人，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西藏对于我们已经不是一种原始幻想，而只是一个元素。我们有的只是个人历史，我们所理解的西藏元素为个人创作服务。西藏，我们来到西藏，在一个藏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命题里找到的却是我们个人的历史，一个“我”的历史。

生活里，看见自己，也就看见了别人，我写了些藏漂人的故事，最开始我写自己，然后写和自己类似的人，还写了一些看上去和我不一样的人，几年下来，好像也写了不少文字。

多数人来西藏，选择的方式会是一次长的假期，在内心幻觉和现实生存面前拿捏。藏漂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人群呈现松散和流动的特点，有时候，这个人群和游客的身份还难以区分。同时，因为生存的压力，他们选择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出多样性。如果说前两代入藏者的身份局限在文化事业等政府单位，藏漂族则可能是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一个商人、一个务工者、一个乞丐、一个自由职业者，多方位和这个区域融合，相互影响。在老城区周边，有一个相对松散的藏漂人群，以拉萨老城的酒吧为聚集地，集中了一些无事可做者、自由职业者、流浪的歌手、民间音乐收集者、登山爱好者、画家、摄影家、写手等一些边缘人。我们的前辈更具备一个集体的使命感，与之相比，我们的松散体现的则是个人命运。我们比前辈们更加理解生活的现实意义，更加富有柔韧性，

我们是新一代。在生存的意义，我们更加接近漂的含义，漂流、飘流、流浪、都市飘族、都市漂族、漂泊者，为了生活、为了职业、为了理想、为了虚无的逃避，漂泊西藏，藏漂。我的一个朋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还不算一个很纯粹的嬉皮，因为我们还在开一个店。嬉皮比我们对生活可能更宽容，对社会的要求更低吧，很多人不是为了堕落、吸毒才做嬉皮的，很多人对商业社会很失望，对商业社会的次序感到非常厌烦。我非常喜欢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我们无力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很宽容，这样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幸福，就根本没有错，对吧。我们都是追寻自己的生活，这就可以了，你不用去干涉别人，世界很小也很大，有很多的地方能让你过自己愿意的生活，相对比较单纯、原始的那种，只要这个地方阳光很灿烂，人不多，民风很淳朴，我就能待下来。然后我会学一些对于生存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用一个钳子就能做出鼻钉呀、耳环呀，她并不在乎别人说，你受过多少教育呀，你曾经挣过多少钱，她对这些根本就不在乎，只要工作，就很快乐，就比所有的人都富足。很多人还脱离不了生存对他的压力，他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生存是第一的。我享受这种生活，我不会觉得物质一定要怎么样的，我穿着一件旧衣服，我也挺高兴的，生存不是问题。”她的这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至于她本人，生在杭州，曾经在上海工作，做的是财务。在西藏和朋友合开了一个酒吧，待了两年后，她离开了西藏，现在在云南丽江和她的新加坡男朋友合开了一家客栈。

在西藏生活，我们个体的命运就是藏漂的命运。

我们从来处漂来，这里也许是驿站，也许是终点。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 张莘的西藏 / 陈村 / V

自序 · 到山上去，以梦为马 / IX

壹 · 高原 · 火光 / 1



回到我们的山上去，荒凉高原上众神的火光——海子《西藏》

在北京 / 1

水和虚无 / 5

到来与开始 / 7

贰 · 西藏 · 飘荡 / 15



“藏漂族”的形成是一次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基于对自己的理解，我想，我们是父母叛逆的儿女，我们更多以自我的感受为中心，我们主动寻求边缘的生活方式。

荆棘鸟 / 15

子宫里的酒吧 / 20

豆子的茶花 / 24

生活在别处 / 27

丹杰林路的烟火世俗生活 / 35

白地上的小 O / 40

漂泊的贝司手 / 44

杀手猎艳传奇 /50
伤痕累累上西藏 /56
董姐的白湖生死 /59
谭永林的幸福生活 /65
班戈有仙女吗? /73
藏二代李姐和她的父亲 /77
留在西藏的理由 /80

叁 · 拉萨日常 /87

酥油是粮食，酥油是药。酥油的味道就是藏族人身上的味道，飘散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场所。

住在药王山 /87
拉萨日常 /99
老街老情结 /109
过个藏历年 /113
有情苟生 /115

肆 · 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121

酥油搁在糌粑里。酥油涂抹在女人的脸颊上做护肤品。酥油涂在伤口上。

乐金剛山里的娘热沟 /121

朗若小姐 /127
拉萨女人节 /131
草根女人生 /134
MEDIA/146
纳木错的山湖纠结 /150
DANCING BAR 的女孩 /155
我是女人，方便之所 /160

伍 · 杜撰一个藏地爱情 /167

他在八廓街认识了一位来拉萨不久的牧区姑娘，眼睛也是亮晶晶的，今年再看见她，就觉得她变得懂事了，眼睛里的光泽也变了。

S 到山南 /167
亮晶晶的眼睛 /170
杜撰一个藏地爱情 /172
蒙古族姑娘雅如的西藏情缘 /176
朋友 Anne/180
德珍、八诺和他们家的狗 /184

陆 · 幻觉，失去和得到 /189



这些年有时候我路过她家，我就去看看，按下门铃，
许长时间，时间凝固，在门口抽支烟，用手剥掉那
些蛛网，仿佛一个宗教的仪轨。她去哪里了？她还
在拉萨吗？她生活得好吗？

据说那排平房马上就要被拆掉了，我也不再存希望
能在拉萨遇见她，我也再不会追逐每一个类似她的
背影……

石头 /189

正果 /196

生一个孩子 /201

在拉萨眺望故乡，归家 /210

后记 /219

跋 /223



在北京

之前在北京待了三年。

一个巨大的城市。灰色的太阳，高层建筑，立交桥，就连旧货市场密密麻麻的人流，都给了我巨大的压力。没道理可讲，没有一棵树结着我吃的果实，没有一寸土地涌出清泉，河流在哪儿，亮晶晶的河水闪亮的阳光，翡翠的水在哪儿呐。救命稻草一样，我要维护住我的爱情，我交了男朋友。我的男朋友，我的画画的男朋友，靠临摹一些古典人物、印象派的风景，给某非著名画家做枪手为生。生活从开始的拮据到持平再到小有余钱，可还有自己独立的想法，有一天画面要是署上自己的名字该多好，一看就与他人不同，有着自己的体味。我并不相信爱情是长久不变的，但是害怕失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一个女人总得会表白爱情。况且也知道自己不漂亮，也不会像年轻的杜拉斯那样有特立独行的打扮。

在我读到她的《情人》的时候，我就感叹，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敏感的女性意识呢？女人如果骄傲于细腻光滑的肌肤、线条十足的身体、丰满结实的乳房、漂亮精致的眼睛和性感的嘴唇，那是上天多大的恩赐。我倒不想用口红、眉笔来改变什么，那些东西耐不住汗腺的分泌，最后一张脸就像粘了灰，眼角有一层苍蝇屎，一张脸充满迷惘，迷惘得一塌糊涂。涂了口红，刚吃完火锅，脸上汗腺分泌，口红变淡，失去轮廓，那就挺惨的，看不得，还有钱呐。要买好一点的东西，那都是需要钱的。

“哎，你爱不爱我？”

.....

他大多数时候就是不说话，白痴一样地盯着你看，不耐烦就假装干其他的事情。

那我继续问：“你有没有喜欢过我呀？”他盯着我看了一眼，点点头。

“说，说你爱我。”

我继续推他：“你说话呀。”

我在租来的屋里做家务，还给他打个下手，画一些局部。

房东的房子是两层楼，中间有一架梯子直通房顶，屋顶养了一群京巴狗。那群狗是被主人放逐上去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拉屎撒尿，这让多病的女主人很不高兴。女主人长期生病待在家里，是个安静的、寂寞的女人，她对动物的爱终究没有压过对那些狗屎的恶臭。一天，她让开出租车回来的丈夫把狗抱到了房顶。每天黄昏，上小学的女儿回家，带些水和吃的东西上去，会待上几分钟。那些狗在失去了人的关怀后，可能是淋了柏油的屋顶聚热，这些狗热坏了，也许是这超常的热熏坏了它们的脑子，它们迟钝、肮脏，它们的粪便沾在毛上，结成团垂在屁股后边，它们越发肮脏，它们的空间就也只有这一个屋顶。我有时候和房东的女儿把狗抱下来给它们洗澡，用剪刀把它们屁股下的毛，连屎带毛统统剪掉，那些脏乎乎的东西恶心得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